# 描写雪的段落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空山幽谷 更新时间：2024-01-14

*半城烟户，参差的屋瓦上，都还留有着几分未化的春雪……更还有高戴着白帽的远近诸山，与突立在山岭水畔的那两枝高塔，和回流在兰溪县城东西南三面的江水凑合在一道，很明晰地点出了这幅再丰华也没有的江南的雪景。 郁达夫《出奔》　　大雪 这天，大雪纷...*

　　半城烟户，参差的屋瓦上，都还留有着几分未化的春雪……更还有高戴着白帽的远近诸山，与突立在山岭水畔的那两枝高塔，和回流在兰溪县城东西南三面的江水凑合在一道，很明晰地点出了这幅再丰华也没有的江南的雪景。 郁达夫《出奔》

　　大雪 这天，大雪纷飞，我记得桔如在时，她最喜欢雪，她说雨能清洗世界，雪能纯洁世界。的确，农村的瑞雪是美丽的!当大雪纷纷扬扬，从铅灰色的天空，悄然无声向下洒流的时候，我和桔如就并肩站在门前，心境也像落雪一样静谧。我们几乎同时想到谢道韫的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的名句。尽管它已经成了万人称道的千古绝唱，我仍然感到比譬的牵强，柳絮怎么能跟鹅毛大雪相比?还不如用梨花喻雪来得确切。也许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，白银如雪是提高，雪花如银却是贬低…… 我倒觉得桔如说的雪能纯洁世界，很有见地:大雪过后，我们走到村外，一片洁白，晶光闪耀，眼花目眩，茫茫无际:那黄褐色的屋顶，那破败倾颓的墙垣，那零乱不堪高低不平的田野，那干枯赤裸的树枝，那乱蓬蓬的草垛……在一尺厚的大雪覆盖之下，干净极了，纯洁极了，漂亮极了，幽静极了，太阳照耀，银光闪烁，奇美异常! 黎汝清《生与死》

　　风卷着雪花，狂暴地扫荡着山野、村庄，摇撼着古树的驱干，撞开了人家的门窗，把破屋子上的茅草，大把大把的撕下来向空中扬去，把冷森森的雪花，撒进人家的屋子里，并且在光秃秃的树梢上，怪声地怒吼着、咆哮着，仿佛世界上的一切，都是它的驯顺的奴隶，它可以任意的蹂躏他们，毁灭他们。 峻青《党员登记表》

　　早晨像盐粉一样飘下来的雪花，越来越大，终于变成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，莫斯科变成了一个银白世界。有几辆黑色的轿车，给雪花盖住，也仿佛成了陷在盐堆里的黑色小甲虫。只有一簇簇的小白桦树，这著名的耐寒的树木仍然坚强挺立，它虽然也带上顶冰雪帽子，但是依旧不减其雄姿翠色;大风刮过，它们摇曳一下身子，雪花就一个劲儿地向下滑落了。 秦牧《欧洲的风雪和阴霾》

　　第二天清早，雪花没天盖地地飘着，山野全白了。带着湿味的初冬的雪片飘积在道边群树上。有好几处，发脆的杨木的树枝丫被雪压断了。寻食的鸦雀在树木之间展翅、跳跃，振落在枝上的积雪。近处的几个萧索的山村，全埋在雪里，远处的群峰，在弥漫的雪的烟雾里，变成了灰色;再远的，溶入迷蒙的空际，自己也变迷蒙了。 周立波《金戒指》

　　气压越来越重，山林间布起雪幔。周围的尖峰，像冰山一样，在黑色的天空底版边上，划刻成锯齿形。过膝的雪层，填满了沟谷，铺遮了岭颠，掩饰了战壕，换来了一幅幽静悦目的图画，这图画立刻被西伯利亚狂风撕毁了。它冲锋似的怒吼，蛮横的掀起了雪幔，飞扑着树林，沟壑……波罗叶子呼出悲惨的尖啸;豹子、狼，也嚎起饥寒来了。 骆宾基《边陲线上》

　　窗外落着鹅毛大雪，雪花像蝴蝶似地扑向窗玻璃，在玻璃上撞了一下，又翩翩地飞向一旁。 (苏)柯切托夫《茹尔宾一家》

　　风雪 风刮得很紧，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，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。左右两边墙脚各有一条白色的路，好像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了两道宽边。 街上有行人和两人抬的轿子。他们斗不过风雪，显出了畏缩的样子。雪片愈落愈多，白茫茫地布满在天空中，向四处落下，落在伞上，落在轿顶上，落在轿夫的笠上，落在行人的脸上。 风玩弄着伞，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，有一两次甚至吹得它离开了行人的手。风在空中怒吼，声音凄厉，跟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，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，这音乐刺痛行人的耳朵，好像在警告他们: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。 巴金《家》

　　山口的风巨龙般怒吼着，向所能触及的一切渲泄它疯狂的力量，雪团像冰坨子一样兜头砸下来，把人砸得踉踉跄跄。几棵高大的落叶松，凄厉地摇摆着它们模模糊糊的枝干，仿佛在风雪的淫威下胆怯地诉说着它们的不幸。 方炜《凝》

　　天渐渐黑下来，风也愈紧愈大;乌云更沉重地压向地面，笼盖了苍茫的田野、道路和村庄。使平原上早春的黄昏，立即转为黑夜。雪开始下了。先是小朵小朵的雪花，柳絮般的轻轻轻轻飘扬着;然后越下越大，一阵紧似一阵，风绞着雪，团团片片，纷纷扬扬，顷刻间天地一色，风雪迷漫了整个原野。…… 方纪《不连续的故事》

　　暴风雪 北大荒人称暴风雪是大烟泡儿。落雪后的第三天就刮大烟儿泡，这是铁定的规律。烟儿泡开始时，凛烈的寒风打着尖厉的唿哨，把雪原上平展展的积雪，吹成一条条巨龙，贴着雪地滚动。狂风暴怒了，像百万雄狮在怒吼、奔腾，把千百条白龙卷上天空，整个空间迷漫着白色的粉末，如烟，似雾，却没有烟雾的柔软，打在脸上像针扎。刹那间天昏地暗，走在对面的人也只见一个朦胧的身影。暴风雪铸就了北大荒人刚毅的性格，他们不怕这冬天的暴君，迎着它去踏荒，修水渠，伐木，狩猎，破冰网鱼。 平青《风雪送我回故乡》

　　傍晚时刮起的暴风雪，那时正极其猛烈。过早降临的冬季，几乎总是以不祥的风雪开始。风雪摧残，蹂躏地面上的一切，在低地上积起雪堆，从山上舔去最后的草茎。尘土，像玻璃屑一样坚硬，随着风雪旋卷。房屋在风的压力下倾斜、呻吟。一切都弯折、蜷缩、颤抖、惨厉地、多音地呼啸着。 (苏)费定《不平凡的夏天》

　　暴风雪突然袭来。灰色的阴云低低地压在地面上，移动着，布满了天空。大雪纷纷飘落下来。晚上，刮起了大风，烟筒发出了呜呜的怒吼。风追逐着在树林中飞速盘旋，左躲右闪的雪花，凄厉地呼啸着，搅得整个森林惊惶不安。 (苏)奥斯特洛夫斯基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

　　积雪 我们一直跑上最后的观海亭。那里石阶上下都厚厚地堆满了水沫似的雪，亭前的树上，雪着得很重，在雪的下层并结了冰块。旁边有几株山茶花，正在艳开着粉红色的花朵。那花朵有些堕下来的，半掩在雪花里，红白相映，色彩灿然，使我们感到华而不俗，清而不寒，因而联忆起那“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倚修竹”的佳人来。 钟敬文《西湖的雪景》

　　四周山上的层层的松枝，戴着白绒般的很厚的雪，沉沉下垂，不时的掉下一两片手掌大的雪块，无声的堆在雪地上。 冰心《寄小读者》

　　北方的雪 黄土高原的雪绮丽无比。它比南方的雪要显得高贵、雍容、壮阔、恢宏大度;南方的雪使人感到冬天确实来临了，北方的雪却令人想到美丽的春天。雪，才是黄土高原上真正的迎春花。 田野空阔，雪好似扫尽了地面上的一切多余的东西。丘垄、渠坝、沟沿、高耸的树枝……所有带棱角的地方，都变得异常光洁而圆润，并且长着如天鹅绒般的茸毛，仿佛晴空下的雪原不是寒冷的，而是温暖的，总使我不由得想把自己的脸颊贴在上面。 张贤亮《绿化树》

　　江南的雪 江南的雪，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;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，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。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，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，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;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。蝴蝶确乎没有;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，我可记不真切了。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，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，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。 鲁迅《雪》

　　我生长北国，从来爱雪。少年喜诵的“为嫌诗少幽燕气，故向冰天跃马行”的诗句，至今记忆犹新。鲁迅对北地和江南的雪，作了精细入微的描写:“江南的雪，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，而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，却永远如粉、如沙，他们决不粘连，撒在屋上、地上、枯草上”。不过我觉得这里写的北方的雪是冬雪。至于北方的春雪，我倒觉得颇有江南雪意呢!旧历正月初三那头一场春雪不就是这样吗?我住在高楼上，从窗上望出去，阳台栏栅上堆积着厚绒绒一层雪是那样湿润滋融，带来清新的春的消息。天晴气朗，从我这窗口，可一目望到苍翠的西山。而这一天，北京城一片洁白，一望无际、鳞次栉比的积雪的屋脊，黑白相间，构成一幅十分别致的画，好看极了。 刘白羽《春雪》

　　雪花 玉蝶儿样的雪花，在除夕的夜晚里飘落。它与爆竹爆开的纸屑，绰绰比舞。不一会儿，就白了房舍鳞鳞的瓦片，白了条条街巷，也白了庄户人家的小院儿。窗前老槐上，挂满了素花玉串，闪闪银做的模样儿。乍望去，直如一位袅娜的雪仙子，千姿百态的，亭亭弄着俏。 李耀奎《年祭》

　　雪花，其实就是空气中的水汽，在摄氏零下的气温中，凝结而成的冰晶。人们把雪称作“花”，这倒也是很有科学道理的。因为雪花的形态确实像花一样漂亮。在放大镜下，你可以看到每一片雪花都是一幅幅精美的图案:有的是晶莹的薄片，有的像白亮的银针，有的像一把张开的小扇，有的像夜空的星星……据统计，现在观察到的雪花图案，已有一万多种哩!尽管雪花万姿千态，但基本形状是相同的，都带有六角形的特征。唐代著名武将高骈在“对雪诗”中，曾这样写道:“六出飞花入户时，坐看青竹变琼枝。”这六出飞花，便是指有着六个“花瓣”的雪花。 孙述庆《六出飞花》

　　天色愈阴暗了，下午竟下起雪来，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，满天飞舞，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，将鲁镇乱成一团糟。 鲁迅《祝福》

　　这里几乎还没有积雪，地上只薄薄地洒了一层。雪此刻仍在下着。雪花异常胆怯地飘落下来，又干燥，又轻盈，像绒毛似的。风轻轻一吹，就把雪花从路边吹进沟渠，从小丘吹进山谷，吹到森林边缘去了。 (苏)伊凡·沙米亚金《多雪的冬天》

　　这时开始下微雪了，这样的雪，常常在没有风的时候看见，疏疏的雪花，好像在沉思--落下去好呢，还是不落下去呢?而且差不多就停在透明的空中，悬在那儿，好像瞬息之间，失掉了重量一般，接着迟迟疑疑落到地上，把自己在空中所占的地方，让给同样苛刻，同样温柔的雪片。 (苏)费定《初欢》

　　天还没有黑，潮湿的雪花就开始落到湿润的地面上，万籁俱寂。起初只是几片绒毛细的雪花--美丽透明的六角结晶体在空中飞舞，冉冉飘到地面。后面雪开始下大。傍晚，湿淋淋的雪花纷纷扬扬，铺天盖地，挂满了树枝，厚厚地粘在战士们的头上、肩上和袖臂上。 (苏)瓦西里·具科夫《活到黎明》

　　雪雾 雪，显得过于急躁了些，匆匆地撕破夜的寂寥跌撞下来，瞬间，便被大地拥着，消融在一片湿漉之中。纷纷扬扬落了一个早晨，只留下点点纤弱的痕迹，可它却透出不屈不挠的固执，依旧裹挟着风儿飘洒，变成漫成漫天的雪雾。 齐岸青《执火者》

　　雪景 停雪后的晚上，房屋披上洁白素装，柳树变成臃肿银条，城墙像条白脊背的巨蛇，伸向远远的灰蒙蒙的暮色烟霭里。远望关帝庙一带。是一片看也看不清的青悠悠的建筑;近处，西下洼坎坷不平的地面，被雪填平补齐，变成白茫茫一片平地。 李英儒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

　　雪花，翩翩联联，轻轻悠悠，像洁白的鹤羽，装点着水瘦山寒的世界。一忽儿，银海一样的大地，玉龙一样的山峦，白珊瑚一样的树挂，缟素鳞鳞状的瓦棱，你映着我，我衬着你，真是个明光耀眼的玉雕的乾坤! 韩静霆《雪花吟》

　　大雪整整下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，天放晴了，太阳出来了。推开门一看，嗬!好大的雪啊!那山川，河流，树木，房屋，都笼罩上了一层白茫茫的厚雪。极目远眺，万里江山变成了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。看近处，那些落光了叶子的树木上，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儿，那些冬夏常青的松树柏树上，挂满了蓬松松沉甸甸的雪球儿。一阵风吹来，树木轻轻地摇晃着，那美丽的银条儿和雪球儿就簌簌落落地抖落下来。玉屑也似的雪末儿随风飘扬，在清晨的阳光下，幻映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。 峻青《瑞雪图》

　　刚到初冬，榆树、柳树、槐树都还没落叶，陡然间下了一场大雪。雪花一片一片落在枝稠叶密的树上，渐渐成了堆，压弯了大树的树枝和小树的树身。最后，许多茶碗粗细的树枝和树身，竟也负担不起雪堆的重压，终于接二连三地咯喳咯喳的折断了。 柳青《王家斌》

　　下雪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。看吧，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，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，好像日本的看护妇。山尖全白了，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。山坡上，有的地方雪厚点，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;这样，一道儿白，一道儿暗黄，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;看着看着，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，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。等到快日落的时候，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，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，微微露出点粉色。就是下小雪吧，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，那些小山太秀气! 老舍《济南的冬天》

　　今年冬天特别冷，雪下的有两尺多厚。早晨起来，风门都推不开。而天上大块大块的乌云，像瓦一样，堆叠在一起。鹅毛大雪还在继续下着，看起来老天爷真要把天地间的空间填满。那山上地下全盖上一层厚厚的白被子，天地连在一起，白茫茫地看起来怪美的。 冯德英《苦菜花》

　　白雪像小银珠，像小雨点，像柳絮杨花，纷纷扬扬为我们挂起了白茫茫的天幕雪帘。抬头透过稀疏的雪帘望去，那远处的高楼大厦，隐隐约约，好像在雾中，宛如在云里，显得特别好看。我踏在湿漉漉的路面上，耳边飘来絮絮叨叨又自豪的声音:“瞧我来了。” 潘凯华《啊，白雪》

　　天气阴沉沉的，雪花成团的飞舞着。本来是荒凉的冬天的世界，铺满了洁白柔软的雪，仿佛显得丰富了，温暖了……这时每株树上都积满了白雪，真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了。 宗璞《红豆》

　　春雪 雪花悄然地飘落着。那飞舞的雪花，一朵，又一朵像是漫天的蒲公英，又像是无数幼小而不可名状的生命，在苍茫的夜空中颤动、沉浮、荡漾。神情是那样怡然，变幻是那样神奇。田静仿佛觉得有一只白色的巨翼正在冥冥之中掩过大地，不知不觉眼前已是白茫茫的一片了。……温暖的春雪没有一丝寒意，悠然的雪花反而给这早春的夜晚带来一种诗意的宁静。 季宇《雪花，静静地飘》

　　草坪，其实早已严如一片雪野了。落尽了叶的槭树、橡树、六角枫、向灰沉沉的苍穹伸张着炭条似的枝杈。雪地上泛着一层淡蓝的银光，那细细的印在上面的一行小脚印(一定是冬日里养得胖乎乎的松鼠留下的吧)，更在凹痕中凝着一汪汪浅紫。远远望去，像是有谁不经意地撒下了一串串素馨花瓣。 苏玮《墓园》 太阳刚升起来不久，又红又大。新雪将世界覆盖得一片洁白，将远山的轮廓勾勒出了一条柔和而起伏的耀眼曲线，将所有可以望见的树木都变成了巨大的或玲珑的银珊瑚。江上还弥漫着薄薄的晨雾。阳光是那么灿烂，晨雾被渲浸得像一片展开的透明的红纱，几乎是静止的，经久也不飘散。雪地辐射着眩目的彤辉。景色真是美极了。 梁晓声《边境村纪实》

　　多么温柔的小雪花。可是，你往四处看看，雪花又构成了怎样一个宏阔美丽的世界。平时破陋不堪的农家土房，干打垒院墙，篱笆、井台，这时候都一律成了大理石构造，成了一座座琼楼玉宇;那一棵棵一簇簇普通树木，这时候也都一下子骄傲地展开璀璨的银花。山啦，田啦，都与天地交融成洁白的一体，人们的心也凝聚着圣洁无瑕的感情。 吴继洛《雪忆》

　　雪野 黯黯的天色，满地积雪，映着黄昏时候的淡云，一层一层春蚕剥茧似的退去，慢慢退出明亮严肃的寒光来，嘁嘁喳喳私语的短树林里，穿过尖利残酷的寒风。一片空旷的冬原、衰草都掩没在白雪里，处处偶然露出些头角，随着风摇动，刷着雪丝作响。上下相照，淡云和积雪，像是密诉衷肠。 瞿秋白《积雪》

　　漫天飞雪，白刷刷，雾蒙蒙，天地不分。大雪堆积，山增高了，地加厚了。路边山坡上那密密麻麻的荆棘枝头，凝结着洁白的雪絮，毛茸茸的形同鹿角，交错织成各种各样的图案，玉树银花，美丽如画。在路旁的陡崖上，有几株高大的塔松，傲然挺立。雪积枝头，白色的锦团华盖下透出几丝绿意，在一望无际的银色世界里，看上去显得分外俏丽。这一株株劲松，曾经历过多少冰雪严寒?曾尝受过多少风刀霜剑?可是它却惯于在严峻的环境中成长，经一阵严寒，长一分斗严寒的本事，经一次霜雪，添一次斗霜雪的乐趣。你看，它在风雪中显得多么高大威武!俨然像满身披挂着白色铠甲的武士，挺立在万顷雪涛中。 刘子威《在决战的日子里》

　　冬天，在顿河沿岸的陡立的岸坡上，有一块突出的、大家都叫作“偷儿崖”的山坡，冬天的寒风在这个山坡上旋舞、吼叫。风从山顶秃秃的山岗上吹来一阵一阵的雪雾，把雪雾堆积起来，一层一层地堆上去。雪堆高悬在断崖上，被太阳一照，像砂糖似的闪闪发光，黄昏时候雪堆变成了粉红色。在融化的暖气还没有从下面的雪渐渐融化掉，或者是在一阵阵猛烈的侧面风还没有把沉重的雪层吹动以前，雪堆就一直沉默而又可怕地高悬在那里。这时候雪堆就总是往下沉，发出低沉、柔和的轰隆声直往下冲，把道路上的低矮的荆棘丛压倒，把羞羞惭惭地直往山坡上躲的小山楂树撞折，迅速地在身后拖着一片声势浩大的、向天空升去的银色雪雾…… (俄)肖洛霍夫《静静的顿河》

　　雪后 风完全止了，空气还是跟先前一样地冷。夜来了，它却没有带来黑暗。上面是灰色的天空，下面是堆着雪的石板地。一个大天井里铺满了雪。中间是一段垫高的方形石板的过道，过道两旁各放了几盆梅花，枝上积了雪，变成白色，像玉树一样的美丽。 巴金《家》

　　雪后的蛤蟆滩变成了茫茫世界。早晨，厚雪封锁着所有的庄稼院。庄稼人都忙着清扫自家院里和门前的积雪。从外面看起来，稻地的住户好像被这场厚雪压得死气沉沉了。只有各处庄稼院的狗跑了出来，在茫野里奔跑，互相追逐，咬仗，在雪地上打滚儿。官渠、翻身渠、团结渠、皂龙渠，和汤河一样冒着热气，在白雪里湍流着黑色的水。 早饭后，经过了扫雪归田的一场热闹，庄稼院和庄稼院之间很快恢复了交通，庄稼人和庄稼人的交往也跟着恢复了。人们变得异乎寻常地好动，生活变得异乎寻常地活跃。每个人都感觉到内心中有一件快活的事情，使自己不能在雪后安安宁宁待在屋里头。“大寒一场雪，来年好吃麦”，这不是唯一的原因。 柳青《创业史》

　　融雪 蓝晶晶的天空像海洋，绚烂的阳光照在盖着雪的各种物件上，万物像银子般地闪烁着光芒，耀得人眼睛发花。一会儿工夫，那屋顶上的雪开始溶化了，雪水顺着茅草屋檐上的冰柱往下淌，一滴滴乓答乓答打到屋檐底下的地上，冻硬的泥土渐渐地被冲开一个个小坑，并越来越大地扩展着。对对的麻雀，瞪着圆圆的小眼睛，瞅着青凌凌的冰柱的空隙，嗖嗖地从屋檐底下的窠里飞出来，踏在屋顶两头的砖瓦上，高叫几声，看人们几眼，就撒开翅膀，用嘴去啄肚底下的羽毛，不一会儿，就又呼唤着飞去。于是，几颗白净的小羽毛就飘落下来。 冯德英《苦菜花》

　　在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，人们在草原上走就有这样的感觉。太阳在天空上照耀着。四周围是一片原始的紫色的雪。但是在雪底下，却正在进行着一种眼睛看不见的，从来就是非常壮丽的工作--解放大地的工作。太阳渐渐地把雪化掉，从下面渗出潮气，浸润着地上的雪。一个雾气弥漫的黑夜--第二天早晨薄冰就会咯吱咯吱地和轰隆轰隆地响着往下沉去，道路上和车辙里面都冒出了绿色的山水，融雪的块子从马蹄下面向四面八方乱溅。天气暖和了。砂土的山丘正在融解着露出来，粘土的田野和腐烂的草都发出了最初的气味。半夜里，许多山沟猛烈地吼叫着，被崩雪覆盖着的山崖呼呼响着，光秃秃的、像天鹅绒一样黑颜色的田地冒出了甜蜜蜜的热气。黄昏时候，草原上的小河哼哼着，冲碎了河上的冰，像母亲的膨胀的乳房一样的满潮的小河迅速地把冰块冲走了;冬天的突然结束使一个人大吃一惊，这个人站在砂岸上，用眼睛寻觅着较浅的地方，用鞭子抽着出了一身汗的、耳朵直颤动的马。然而四周的雪却在阴险而又不负责任地闪着蓝光，依然是昏沉的和白色的冬天…… (俄)肖洛霍夫《静静的顿河》

本DOCX文档由 www.zciku.com/中词库网 生成，海量范文文档任你选，，为你的工作锦上添花,祝你一臂之力！